

卷二

書名 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光緒十六年北京文光樓刊本
 撰者 清 石玉崑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9
 編號 D869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光緒十六年北京文光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小五義第一回



接院奉旨上任

襄陽王興心害人

清晨早起一爐香

謝天謝地謝三光

國有賢臣扶社稷

家無逆子惱爺娘

求處處田禾熟

但願人人壽命長

方寧靜干文息

我遇貧時亦無妨

襄陽王趙珏趙千歲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謀反皆因
 不白之冤由宋太祖乾德皇帝乃兄弟三人趙匡

第一回

小五義卷二 第九回起至十四回止



K30/3
(3)



雙紅堂
小說
129(3)

小五義卷一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見大人印

小五義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見大人印 山神廟內巧遇惡嘍兵

且說盧爺韓二義要奔坡前痛哭被蔣四爺揪住言道二位哥哥你們是看見坡以為是五弟的坟要過去哭去是不是大爺哭哭涕涕的言道見著五弟的坟墓焉有不慟之理蔣爺說要真是五弟的坟哭死也應當無奈五弟沒死我實對二位哥哥說罷五弟道印教王爺拏住了王爺愛他勸他降王爺他焉肯降君山因鍾雄是王爺的一黨他文中過進士武中過探花有些箇韜畧他出的主意

科3013

把老五幽囚起來假作坟墓立上石碣以作打魚的香餌他知道五弟交的都是俠義的朋友知曉坟墓在此必要前來祭奠豈不是來一箇拏一箇盧爺問怎見得四爺說你看前面明堂那裏明顯著埋伏不是戰壑就是陷坑大爺問怎麼看出四爺說你瞧祭桌前明亮亮的一塊黃土地山上那裏有平平的黃土地必是下面有埋伏過去被捉死到不怕幽囚起來全歸降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那還了得盧爺一看果然山上各處皆是石頭惟有坟前一塊土地可見得是有假只可半信半疑被蔣爺拉住往

北走小三神山山神廟東山墻至上天梯就聽見水聲大作類如牛吼再瞧上天梯一蹬一蹬的石階直上直下如梯子一樣果然東北有一箇大水潭水勢亂轉嘩喇嘩喇嘩的聲如鼎沸盧爺說此潭利害四爺道固然是利害我看過天下的水圖真是箇水眼寒則透骨大爺道不好就別下去四爺說誰教印信在潭中就是開水鍋我也得下去盧爺大哭下去就殼活的四爺說多們喪氣你別下去了在此巡風遇嘍兵辨別辨別你可也別哭教人看見全走不了盧爺無奈點頭只瞧着二爺四爺下去至寒潭四

爺換了水濕衣靠下潭工夫莫不見上來又知道四爺身體
軟若水又涼工夫又大準死大爺叫四爺陰魂在前少等
片刻愚兄在五爺坟上哭他一塲就也不管巡風了轉頭
至山神廟前在一旁有塊卧牛青石上一坐把夜行衣包
袱一丟就聽見廟內呼救說救人哪救人大爺生來是俠
肝義胆專愛管人間不平之事聽婦女呼救站起來到隔
扇半掩由縫內一看有一男子嘍兵的打扮面向西北有
一婦女年近三旬面向東南雖是鄉間婦女到也素淨眼
含痛淚口中嚷道救人哪殺了人了正被盧爺看見那嘍

兵笑嘻嘻的言道嫂嫂不用嚷左右無人天氣已晚你要
喊了我們夥計來更不好了不如就是你我二人在此到
也無人知曉盧爺連瞧代聽嘍兵說了好些不是人行的
話把肺都氣乍了一拍腿嗑以的一聲那隔扇上纂踹折
恰巧的往下一拍正把嘍兵壓在底下開了箇嘴扎地盧
爺躡進來用足一踢將隔扇踢開解嘍兵的腰帶將二臂
捆起再看婦人由那邊半開隔扇斜身跑出去了並未給
盧爺道勞大爺也不嗔怪嘍兵教隔扇壓了一下又將二
臂捆起只當是一塊的夥伴說別玩笑有這們着玩的麼

抬頭一睜盧大爺嚇了一跳只見他頭上戴紫緞子六瓣
壯帽絹帕掉頭斜拉艾茹葉紫緞子箭袖袍鵝黃絲鸞帶
墨色灰的襯衫青緞壓雲根薄底鷹腦穿襖快靴脇下佩
帶一口吼把峭尖雁翎勢鋼刀綠沙魚皮鞘子金什件金
吞口紫挽手絨繩飄泊懸于左脇之下澗蕩蕩身高九尺
紫巍巍一張臉面類如紫玉一般兩道箭眉斜入天倉一
雙虎目圓翻皂白分明土形豐滿大耳垂輪五柳長髯根
根見肉故此未做官人稱爲美髯員外這位爺秉性剛直
誠篤仁人君子之風掉難解忿濟困扶危有求必應善忠

正惱奸佞愛的孝子賢孫義夫節婦恨的賊官污吏土豪
惡棍到處專管不平之事可巧遇見他老人家嘍兵嚇的
真魂出殼連連往上叩頭說道爺爺你打那裏來盧爺爺
了一聲把刀拉出約有三寸有餘言道你與那婦方纔講
些甚麼作此傷天害理之事當在刀下作鬼嘍兵說爺爺
慢着方才那是我盟嫂嫂子小叔有箇離戲我合他鬧着
玩他就急了可巧教爺爺瞧見你別生氣叔嫂玩笑古之
常理盧爺唾了他一口啞啞甚嗎東西問你叫甚麼名字
那裏的嘍兵爺爺要問我是君山旱八寨頭一寨是巡捕

寨的嘍兵姓毛叫毛嘎嘎大爺說聽你這箇名就是好人
我且問你前邊五接松這坎地是甚麼人的毛嘎嘎道這
箇人提起來英名貫宇宙你橫也聽見說過是金華府人
氏後在陷空島五人結拜人稱五義號曰五鼠有箇錦毛
鼠白玉堂身居護衛之職鬧過東京龍圖閣和詩萬歲一
喜封官如今跟隨顏按院大人至襄陽查辦事件不料王
爺派人去將按院大人的印盜來此人一怒追至王府進
八卦連環堡上冲霄樓擊印一旦失脚由天官網墜落下
去教十八扇網罩住更道地溝內有一百弓弩手圍住銅

網亂弩齊發盧大爺說可射在致命處沒有你你你你
快些說來毛嘎嘎說豈止射在致命處射成大刺蝟一般
弩箭上全有毒藥毒氣歸心可憐老爺子一命嗚乎稱的
起是爲國盡忠死後還拉了箇墊背的把箇張華擎刀扎
死依王爺埋在盆底坑封他箇鎮樓將軍與王爺鎮樓有
箇魏先生出的主意送往君山交給我們寨主爺平地起
坡前頭挖下戰壑招俠義前來祭墓好擎人我們寨主接
着這箇古磁罈念起他是箇英雄常言說的是好漢愛好
漢猩猩喜猩猩找了一塊風水所在可着我們君山的人

一晚晌的工夫修得了一塊坟地每天派我們祭奠一次
燒錢挂紙還得真哭不哭回去還是挨打皆因我代着小
童一箇叫三多一箇叫九如擔着食盒可巧我遇見路大
嫂子擠在廟中二人說笑兩句被爺爺看見這就是已往從
前毛嘎嘎跪在那裏低着頭說了半天一抬臉看盧爺靠
着那扇隔扇按着刀瞪着眼一語不發呀爺爺睡着了那
知道盧爺聽在射成大刺蝟那句話時心裏一疼就死過
去了耳邊聽見唵嚕唵嚕的就不知說些甚麼你道爲何
不倒有那扇隔扇靠住身子嘎嘎看大爺不言語就起身

跑出去了盧爺備一陣風一颺醒過來了叫嘎嘎再找不
見出廟隨叫隨我那邊有人在五接松松樹之下兩箇小
童兒將盒打開擺上祭禮燒錢紙叩頭大哭五老爺呀大
爺一見心中一疼咕咚一聲脫於地上死過去了若問盧
大爺的生死且聽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十回

盧方自縊蟠龍嶺

路彬指告鵝頭峯

且說兩個小童兒奉寨主令跟嘎嘎前來上祭半路一晃不知嘎嘎那裏去了天氣不早只可兩人去祭奠擺祭禮奠茶酒燒錢帛叩頭諸所完畢將傢伙徹下來搭在食盒之內擡將起來由坟後頭土山子過去不等嘎嘎回寨交令去了卻說盧爺瞧着小童兒哭的甚慟自己就把這口氣挽住了冷風一颺悠悠氣轉抬頭一看童兒等踪跡不見自思五弟準是死咧四弟也活不了我們當初有言在

先不能同生情愿同死到而今我可就比不的三弟二弟
了一瞧對面有棵大樹正對着五爺之坟自己奔到樹下
將刀解將下來放在地下將絲鸞帶解將下來可巧此樹
正有一個斜曲股叉一縱身將帶子搭好挽了一個死扣
跪禱神祇向着都京地面拜謝萬歲爵祿之恩謝過包包相
提拔之恩向着逆水潭叫了兩聲四弟向着坟前叫了兩
聲五弟向着陷空島又叫了兩聲夫人又叫道嬌兒啊盧
方今生今世不能相見了用手將帶子一分兩淚注注說
是蒼天哪蒼天我命休矣大義士把牌頸一套身子往下

一沈耳內生風心似油烹眼一發黑手足亂動亂踹渺渺
茫茫忽然耳內有人呼喚微睜二眸看見兩個人在面前
蹲着一個是藍布褲袂腰繫藍布鈔包鞞鞋一個是青布
褲袂青布鈔包鞞鞋一個是白臉面細條身材一個是黑
臉面粗眉大眼全都未戴頭巾高挽髮纂黑臉面的手中
一條木棍眼前又放着一個袍袂盧爺自思方才上吊怎
麼這時節我坐在這裏必是兩個人將我救下連忙問道
二位方才我在此樹上自縊可是二位將我救下二人說
是你若大年紀又不是窮苦之狀因何行此拙志大爺說

咳喲二位若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奈因陽世三閻
沒有我脚踏之地是生不如死黑臉的說你瞧這個不是
他嗎白臉面的說唯唯是罷老人家方才山神廟可救了
婦人嗎盧爺道不錯也是出其不意聽見廟裏有人呼救
是吾將毛嘎嘎捆上那位大嫂跑了是二位的甚麼人兩
個人說這個袍袱可是你的嗎盧爺說是我的盧爺在石
頭上坐着進廟救人追出毛嘎嘎見小童兒上祭然後上
吊那裏還雇袍袱被二位拾來你道二位是誰居住晨起
望打柴爲生一位姓路叫路彬一位姓魯叫魯英是姐夫

郎舅皆因路魯氏險些被毛嘎嘎污染遇盧爺解圍逃回
家去正遇路魯買柴回家一聞路魯氏之言路彬是個聰
明人能牙利齒舅爺是粗莽庸愚魯英提了一條木棍同
路彬至山神廟找尋了一回並沒遇見毛大石頭旁邊擇
着個袍袱拾將起來正要回家遇盧爺上吊魯爺過去將
盧爺解將下來盤腿耳邊呼喚盧爺悠悠氣轉魯爺聽姐
姐所言救他之人與盧爺面貌無差連袍袱俱都不錯兩
人與盧爺行禮稱盧爺爲恩公盧爺問二位貴姓一人說
我叫路彬一人說我叫魯英盧爺問那位大嫂是你們甚

麼人路爺說是我賤內魯爺說是我的姐姐二人問盧爺說思公貴姓大爺不肯說路爺明白言道恩公有話請說我們雖與君山甚近可是大宋的子民有甚麼請說絕無妨得到底恩公貴姓大爺說我姓盧單名一個方字路爺說莫非是陷空島的盧大老爺麼大爺說正是路爺說到此何事盧爺說方才你們說是大宋的子民我方敢告訴你們皆因按院大人丢失印信教賊人拋棄逆水潭中我特前來撈印魯英說甚麼是你撈盧爺說不是我們來了三個人呢有我二弟四弟撈印是我四弟下去魯爺說下

去了沒有大爺說下去了魯爺說淹死了盧爺說哎喲只聽磅叭一聲路爺打了魯爺一掌說你胡說魯爺說下去就死上回六月間我們十幾個人就是我水性好拿繩子把我腰繫上他們几個人揪着繩子我往水裏一扎教浪頭一打我就飲了兩口水幸虧他們拉的快不然我就淹死了路爺說四老爺那個水性像你嗎柳河裏頭捎過蟾高家沿沿過水拿過吳澤江海湖河溝壑池淀溪坑澗無論多大水不足爲慮何況此潭問盧爺從那方下去的盧爺說從正西路爺說不行活該湊巧今天早晨他們將印

拋將下去正是我們在上天梯下打柴瞧他們在鵝頭峯
拋下一樣東西恰是日色將出的時候黃澄澄繫着一塊
紅綢子拋將下去我們只是納悶你老人家說出我才省
悟是印你老人家收拾一路前往我指告四老爺的方位
盧爺點頭由樹上將帶子解下來繫在腰中將刀跨將起
來袍袂拿起來奔小神山一邊走着路爺魯爺問盧爺因
爲何故在此自尽盧爺又問路爺魯爺說方才這個坟可
是我五弟坟嗎魯爺剛要答言路爺怕他說出來言道這
個坟不是五老爺的坟我聽說五老爺被捉勸降君山五

老不降假作一個坟暗地裏有人若有人前去祭墓那是
準被他們拿住五老爺不降被捉的人若降了那就像五
老爺降的一樣這是鍾雄用意你老可莫認真會撒謊人
真說的圓全蔣爺說的盧爺還不深信路爺的謊盧爺信
以爲真你道路彬何故撒謊是聰明人一見而明他想盧
爺上吊必是爲他五弟之事魯爺在旁發怔他也不知他
姐丈是甚麼意見又不教他說話走到上天梯上魯英說
小猴小猴盧爺說不是小猴是我們老四路爺又打了魯
爺一下路爺叫盧爺莫下去焉知曉四爺頭次下水自

已穿上魚皮靴摘去頭巾拿尿胞皮兒罩住腦袋簾子箍兒上有活螺絲掙上兩把牛耳尖刀把自己的衣服包袱蓋好叫二爺給巡風四爺扎入水中被浪頭一打自覺着暈頭轉向不能隨水亂轉逆着水力往下坐水寒則透骨霎時間力盡筋出前文說逆水潭鵝毛沈底難道說蔣平比這鵝毛還輕麼不然有個情理這水是亂轉不是鵝毛到水就沈下去是轉來轉去轉在當中往下一旋即旋入海眼去了故此鵝毛沈底蔣爺下水是活人講究下水就得知道水性憑他怎麼的轉也不順着他去若要順他到

當中也就旋入海眼去了只是一件寒則透骨蔣爺禁受不得坐了五六氣水在水中看大人印信影色皆無大畧着再坐兩氣水冷就冷死了往上一翻上岸來渾身亂抖叫二哥拉出刀來砍些柴薪拿自來火筒捏火出点起柴薪四爺前後的亂烘方覺着身體發煖說道利害呀利害二爺問可見着印沒有四爺說沒有沒有再看這回二爺說不好莫下去了四爺說不下去焉能行了聽大爺嘆道莫下去四爺說大哥一來又該絮絮叨叨的呀一躍身扎入水中去了大爺又嘆不行了四爺又入水中去了三

人下上天梯至逆水潭涯叫道二弟我與你薦兩個朋友
二爺猛回頭倒嚇了一跳問此二位是誰盧爺將自己事
說了一遍也把路魯二位的事學說了一回二爺反倒與
路魯二位道勞盧爺問二爺四弟撈印之事二爺也把四弟
撈印毫無影色說了一回等夠多時四爺上來仍去考火
煖了半天盧爺與路魯見四弟說鵝頭峯拋印之事說了
一回蔣爺一聽說這可是天假其便要奔鵝頭峯撈印撈
得上來撈不上來且聽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大人見印哭賓朋

且說蔣爺一听路魯之言今日早晨看見把印繫着一塊
紅綢由鵝頭峯拋下四爺聽說就要前去下水路爺一把
拉住說且慢我有個主意水性太涼如何禁得住叫我們
魯爺取些酒來我再打下点柴薪四老爺外面考透了腹
中有酒準保在水中半個時辰不冷就叫魯英去家中取
酒路爺自己借韓二老爺的刀砍了些柴薪格在火上叫
蔣爺過來烘烤不多時魯爺到來拿着個大皮酒葫蘆拔

去了塞兒蔣爺嘟嘟嘟嘟的飲了一氣又飲又烤等時間
渾身發熱內裏發燒酒也不飲了火也不烤了直奔東南
到鵝頭峯下盧爺嚷到了蔣爺高聲嚷到說大哥二哥听
着多蒙路魯二位指告我的所在托賴天子之福大人的
造化才能撈將上來再若見不着印信我可就不上來了
大家一聞此言驚魂失色盧爺就要大哭被大家勸住單
說蔣四爺扎入水中坐了兩三氣水覺着不似先前那般
冷法總是腹中有酒的好處又坐了幾氣水睜眼一看前
邊紅赤赤的一溜紅綢子唰唰唰的被浪頭打的亂擺

蔣爺就知道是印迎着水力往前一扑探手一揪紅綢一
絲也不動蔣爺吃一大驚你道印信拿不過來是甚麼緣
故這個印要扔在潭中不用打算上來前文說過此潭水
勢亂轉鵝毛轉在當中都要沈了海底何況是印總有個
巧機會又道是不巧不成書一者大宋洪福欺天二則夫
人造化不小三來蔣爺的水性無比四來又是路魯二位
的指告活該蔣四爺作臉這印被山石縫兒夾住若不是
這個石頭縫兒夾住也就被水旋入當中海眼去了蔣爺
盡力往上一提提出石縫蔣爺往上一翻鑽出水來路魯

盧韓四人在鵝頭峯下眼把把的看看听水中呼瀧一声四翁上身露出手捧金印舉了個過頂盧翁過去要拉被二翁揪住說失腳下去性命休矣蔣翁上來路魯二位與大眾道喜四翁將印交與大翁仍奔正西前去烤火路魯二人催道天晚了換衣裳快走罷不然君山撒下巡山喫兵可不是當耍的蔣翁點頭又飲了些酒拔了刀子去了尿胞皮摘了籐縮脫了魚皮鞞換了白晝的服色包起魚皮鞞大翁解了印上的紅綢子收了印信魯翁提携着酒葫芦路翁緊催道不早了快走走走大家上上天梯走到

山神庙盧翁一指說我就在這遇見路大嫂蔣翁道若不遇見路大嫂你也就早死多時了說畢大家反到笑了一回忽然間听見前邊銅鑼振振嗒嗒声音亂响滿山徧野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徹前來嘍兵嚷道拿奸細呀以嗒嗒又盤亂响大喊一声說拿奸細此人乃是君山巡山大都督外號人稱亞都鬼名叫聞華蔣翁一看此人身高九尺蓬頭勒金額子二龍鬪寶兩朶紅絨桃頂門上禿禿的亂顫紫緞子搵身小袄寸排骨頭鈕紫紗包大紅中衣薄底靴子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戰裙黑挖挖的臉面粗眉

大眼半部剛鬚蔣俞叫大爺把印給我罷你們迎上前去
路俞低声說不可我二人迎上去不行你們再出蔣俞点
頭暗道兩個人本領還不錯呢蔣俞三人暗暗隱避身去
路魯迎到上面嘍兵嚷道甚麼人路俞言道是我們兩個
嘍兵報道前面有晨起望賣柴的路彬魯英攬住去路稟
寨主爺的侍下聞華道列開旗門嘍兵一字兒排開路魯
二人施禮道寨主爺意欲何往聞華說方才嘍兵報道上
天梯下逆水潭旁火光大作怕有奸細是我看看虛實路
彬說沒有我二人方才在上天梯下邊打柴天氣太晚潭

中水寒氣逼人点了些柴薪烤了一烤剛打下邊上來並
無別人若有面生之人我們還不急急的報與寨主知道
寨主若不憑信就自己去看聞華一听此言說火是二人
点的我就不必去看了說罷將手中三股叉一擺眾嘍兵
尾作頭頭作尾別處巡山去了將四爺暗地听明說好一
個路彬此人大大的有用乃吾之膀臂也侍嘍兵等去後
與路魯會在一處走小路穿山道至路俞門首要告辭路
俞問上那裡去四爺說回上院衙路俞說走不的此時巡
山人多多了若遇上可不好辦了明日起身我有萬全之

計今日且在我的家中住下明日再走四爺點頭至路爺家到裡面上房屋中坐下有路魯氏過來見盧大爺叩頭行礼盧爺言不敢當行礼畢入後去了大家用飯次日路爺與大眾換了樵夫的衣巾担着幾担柴連路魯二人共五個樵夫有像的有不像的二爺就像大爺不狠像長髯的樵夫狠少四爺更不象了癆病鬼的樵夫那里有過南山梁幸而沒遇見一名嘍兵到樹林內換衣服仍是本來面目大爺拿印施礼作別四爺說我們見了大人必說二位的好處印可是我撈的功勞寔是二位的你們從此

也不必打柴了大人正在用人之時保二位大小總可以有個官職就是了路爺連說不行我們焉有那樣造化四爺說還有用二位之處那五担柴改作兩担又挑回去了再說大爺三位走舊路而回進襄陽城四爺叫大爺二爺揣印由後門而入自己由前門而進到了上院門首官人見四爺歸回個個垂手侍立到裏邊見公孫先生滿臉愁容四爺說何故如此不高興麼先生說可了不得你早回來也好王府人來一個個如狼似虎一般衙前亂嚷亂開拿着文書請定了大人的印了怎麼說也不行好不容易天

五
晚了把他們央及走了今日雖走了明日還來呢要定了用印的日子我焉敢應承多暫用呢蔣翁言你說明天用先生道無印明日拿甚麼用蔣翁笑說得回來了先生說得回來了哎喲萬幸萬幸現在那裏四爺說我大哥拿着呢隨說隨往後走見着大爺二爺展爺正講論印信之事四爺問我三哥呢展老爺說早就吃醉了蔣翁說好趁着他睡覺咱們先見大人盧大爺將印交與蔣平先生回話連玉墨也是歡喜不多時裏面傳話說有請眾位大家進去蔣翁見大人行禮道喜大人淚汪汪的說道眾位見着

五弟了麼蔣翁回稟大人道未曾見着五弟將大人的印信由逆水潭中撈將出來豈不是一喜四爺將印往上一獻大人不看印還道罷了一見印信觀物思人想起五弟就爲此印至今未見大概早死多時大人哭道不見我那苦命的五弟要此印信何用我五弟爲我無印而死我還若坦然做官居心不安你們大眾外面歇息去罷含淚道五弟呀五弟大眾出來蔣翁說可好自己舍死忘生費了多大的事在逆水潭中三次才把印信撈出指望着見大人望上一呈大人必是歡喜那知反到落了個無趣蔣翁

可也不噴怪大人大人與五弟義氣太重這也難噴怪于他蔣翁與展南俠道我可不敢派你差使這個護印專責非你不可展南俠點頭道小弟情甘愿意可有一件我可一人不當二差我只管護印外面甚麼事我都不管蔣翁說就是只雇交付展翁印信不大要緊外邊一陣大亂喝喊的音聲甚眾不知甚麼緣故且听下回分解

小五義十二回

詩曰

開卷閒將歷代評

褒忠貶佞最分明

稗官也秉春秋筆

野史猶知好惡情

忠佞各異褒貶不同史筆昭然若揭有褒於一時而卽褒于萬世者亦有貶于一時而不貶于萬世者這套書褒忠貶佞往往引古來証據

西漢時高帝既定天下置酒宴羣臣于洛陽之南宮因問羣臣說爾通侯諸侯諸將等試說我所以得天下者

何故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高起王陵二人齊對說
陛下使人攻打城池畧取土地既得地就封那有功之
人與天下同其利因此人人盡力戰爭以圖功賞此陛
下之所以得天下也項羽則不然妒賢嫉能雖戰勝而
不錄人之功雖得地而不與人同利因此人人怨望不
肯替他出力此項羽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說公等但知
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定計謀于帷幄之中而決勝
于千里之外這事我不如張良鎮定國家撫安百姓供
給軍餉不至乏絕這事我不如蕭何統百萬之兵以戰

則必勝以攻則必取這事我不如韓信張良蕭何韓信
都是人中的豪傑我能一一信用他得此三人之助此
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只有一箇謀臣范增而每事疑
猜不能信用是無一人之助矣此所以終被我擒獲也
羣臣聞高帝之說無不欣悅敬服夫用人者恒有餘自
用者恒不足漢高之在當時若用勇猛善戰地廣兵強
不及項羽遠甚而終能勝之者但以其能用人故耳故
智者爲之謀勇者盡其力而天下歸功焉漢高自謂不
如其臣所以能馭駕一時之雄傑也閑言少叙書歸正

傳

小五義第十二回

王官仗勢催用印

蔣平定計哄賊人

且說蔣爺把印交給展爺展爺實心任事叫公孫先生裝了印匣包在包袱交了展爺將印所打掃乾淨將印放在桌上展爺在旁一坐佩定寶劍目不轉睛淨看着印匣似此護印萬無一失外面一亂蔣四爺出去一瞧原來是兩箇王官代定王府兵丁二十餘人這兩箇王官全都是六瓣甜瓜巾青銅的磨額箭袖袍絲鸞帶薄底靴跨馬服肋下佩刀一箇是黃臉面一箇是白銀面全都是粗眉大眼

半部剛髯托着箇黃包袱兵丁給他拉着馬匹直是喊叫
要請大人用印蔣爺到面前與他們道了箇辛苦衝着兩
箇王官一咨牙兩箇王官一瞧蔣爺這長相戴一頂棗紅
的六瓣壯帽棗紅的箭袖袍絲鸞帶薄底靴子身不滿五
尺四尺多高形同雞肋瘦小枯乾軟弱弱病夫一般骨瘦
如柴青白面目兩道眉遠瞧是兩道高崗近瞧稀稀的幾
根眉毛尖鼻子尖峯棱頭骨薄片的嘴芝蔴牙圓眼睛單
眼皮黃眼珠窄腦門小下叭顛兩腮無肉做太陽高顴骨
細膊挺大咳吐嚔溜肩膀小腳吧鴉正像是走着跳着是

活倒卧能吃能飲的枯骸骨緊七漫八癆病夠了月分了
小名叫兌附着活着一陣風來了迎風而撲附風而殭裏
頭沒有骨頭架子支着還能往裏瘦外頭沒有人皮包着
能把人散了王官如何瞧的起蔣爺這模樣兒對着蔣爺擊
着小架子抱拳笑嘻嘻的問道二位老爺貴姓王官說我
叫金鎗將王善他是我兄弟叫銀鎗將王保奉王駕之旨特
來請印昨日有位先生告誦我們說大人病了不能用印
可也到使的人吃五穀雜糧能不生病嗎到底給我們箇
準信是幾時用印我們也好回覆王爺蔣爺說明天二位

再辛苦一次王官說漫說明天就是下月明天也不要緊到是有箇準日子別像昨日那箇先生說完了不能用印就跑了明天用印你作的了主嗎四爺說我作不了主是我們大人的吩咐王官說你貴姓四爺說我姓蔣王官回頭叫代馬連兵丁俱回王府去了蔣爺入內求見大人見大人提說王府差官請印之事明天正午大人必要親身升堂用印使奸王他們就死了心了大人無奈點頭蔣爺出來見先生說明日王府請印你把用印差使讓與我罷先生連連點頭說使得使得等明日用印一夜無話到第

二天巳牌時候外邊一陣喧嘩王府的差官前來請印蔣爺吩咐將官人傳到大人正午升堂用印王府眾人納悶一箇箇交頭接耳兵丁暗稟差官說上院衛能人甚多可莫教他們拏在裏頭用上箇假印老爺們用印時必須要親身瞧着才好王官說那是自然的天色正午大人升堂傳話出來教差官報門而入王善王保至堂前報名行禮將文書呈上先生接過文書展開放在公案大人看了看是行兵馬錢糧的文書大人吩咐用印蔣爺打開了包袱請鑰匙開鎖從印匣請出寶印沖著王府二位差官特意

顯顯叫他們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王善王保二人一看寶印把舌一伸渾身是汗暗說怪道啊怪道將印用完交與王府二位差官出得衙外將文書包好吩咐代馬兵丁過來聽見說印文沒用上罷王官正在氣惱之間喝道少說話催馬回王府去了再說上院衙大人辦理些公事退堂先生將印信包好收拾起來仍交與展南俠護印先生同着蔣四爺說哎喲這可就沒有事了蔣爺道哎喲這可就有了事了先生說這可有甚麼事蔣爺說這事更多了不用印王爺還不想害人這一用印他必是害怕今日

晚間必遣人來行刺先生說遣人前來行刺還是沒我的事用你們武將拏人蔣爺說雖是我們武夫拏人還得用先生甚麼緣故呢今日晚間把大人安附後樓睡覺你同着主管王墨你假扮大人坐在前庭等候着刺客前來先生說哎喲哎喲我可不能不能蔣爺說你不能也不行你愿意把大人殺了嗎先生說哎喲你愿意把我殺了蔣爺說有我啊先生說有你就沒了我了四爺說無妨要是你有好歹我們該當何罪連管家王墨還得辛苦呢大人平安大家全好先生道你同管家說去罷他點頭就行四

爺到後面見大人叫大人晚晌在後樓睡覺大人道不用我情愿早早的死了方遂吾意四爺說卑職等身該何罪大人天才還要借主管同先生假扮大人等候賊人大人道既然這樣玉墨同四老爺去前回聽差玉墨嚇了一身冷汗說四老爺我那炷香兒沒燒到怎麼我在我身上來了別的可以當刺客囚子準是熱決四爺笑道不怕有我呢玉墨說有你準沒我四爺說你要死了我們剛罪童兒無法出來見先生先生說你愿意麼玉墨說愿意也是命該如此蔣爺說不怕二位不放心先充樣充樣先生說好四

爺說我當刺客擎着箇小棍當刀先生坐在當中叫玉墨看茶來管家答應四爺說我進來一砍只要跑的快就行了二人點頭四爺出去二人將門對上玉墨在傍先生當中四爺往裏一看二人直勾勾的四隻眼睛直瞪着外面蔣爺笑道那如何行的了你們二位直看着外頭那裏行得了玉墨說閉着眼睛等死四爺說賊看見不下來了玉墨說下來有你甚麼便宜四爺說下來好掣不下來難掣二人又低頭不看聽門一响玉墨站着回身跑的快先生坐着衣服又長一下踹住往前一撲倒于地上先生說我

不行我不行賊來準死四爺把衣服撩起用手一攏自然
下身就利便了要跑就快了將爺出去仍把隔扇帶上往
裏一瞧先生受了蔣爺的指教將衣服撩起用手一攏先
把一條腿邁出半步蔣爺再進來一躡兩箇人早跑在東
西屋中去了蔣爺說行了行了又演習了幾次大家放心
可巧正遇穿山鼠睡醒打聽蔣爺甚麼事情蔣爺說三哥
來得甚巧今日晚間必有刺客前來三爺說你怎麼猜着
蔣爺說不是我猜着是我逆料着來安排着教先生假扮
大人你我大家分前後夜好好保護着先生若傷着先生

你我吃罪不起徐慶說是我可就是愛因隨手將韓二義
盧爺俱都請到了誰前夜誰後夜盧爺說不管前後夜我
不合三爺在一處四爺說我同大哥在一處大爺點頭說
好二爺說必是我同三爺在一處了三爺說二哥咱們在
一處到好二爺百依百隨三爺佔了前夜四爺說四更天
換更前夜有事前夜人承當三爺說那是自然吃畢晚飯
掌燈後韓二爺徐三爺代着刀在裏間屋住二爺把隔扇
截出梅花孔搬了一張椅子一坐一語不發徐慶是性如
烈火的人聲音宏亮說少時刺客前來二哥莫動我出去

襄徐三老爺在此諸神退位二爺說你休胡說那是四弟
冤你呢莫襄了等刺客罷天交二鼓三爺性急恨不的一
時刺客來才好說怎麼還不來不來我要困了玉墨說你
可莫睡覺焉知三爺的性情與俠義不同睡覺總脫了大
睡這還算好不肯全脫光把襪子脫了一歪身躺在牀上
不多時打起呼來了駒聲如雷玉墨說可好睡著了一位
了二老爺可莫睡二爺說莫說話咧要來可是時候了先
生叫管家罷玉墨把隔扇對上把腿叉開手扶着桌子先
生把衣裳撩好叫玉墨看茶來正打三更忽然間墜樓一

聲隔扇一開闖進一人擺刀就砍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小五義第十三回

神手聖奮勇行刺 沈中元棄暗投明

且說上院衙防備刺客果不出蔣爺之畧就打用印後王府的王官回去王爺等正在銀安殿與大家議論王善王保是自跑一番再去一次還不用印專摺本入都奏聞萬歲就說他半路塗中將國家印信丟失賊官必要罷職趁此行兵殺奔東京正說間兩個王官歸回將文書呈上雷英道大半又是白跑一次兩個王官說早已用上了請王爺千歲一看王爺說你們可看着用印來着二人說大堂上

用印我們是親眼所見並且還看的清楚王爺說必是假的王官說據小臣看可不假王爺回頭問雷英你可識認真假麼雷英說識認雷英去不多時取來三張往文書上一對分毫不差王爺問這三張是印麼雷英道正是皆因鄧勇士盜了印來我就印下了三張恐怕日後有這件事如今一對不差必是當初鄧車盜來的是假的鄧車一聽急了來到王爺面前說回稟王駕千歲得知小臣盜來是真的雷王官送往君山拋棄逆水潭時在半路途中賣與上院衙的人了雷英說分明你盜來是假你怎麼說是我

賣了呢鄧車說分明你是賣了如不然那裏又有真印用來兩個人口角分爭旁邊一人微微的冷笑說道小事不明焉能辦起大事又道是聖人有云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王爺一看原來小諸葛沈中元說話問甚麼叫不患人之不已知聖手秀士馮淵說這兩句話王爺不董就是炕大睡覺人少不擠着沈中元說你胡說馮淵說誰要轉文誰是混帳東西雷英說沈爺分派分派到底這印是我賣了是他盜來的假的沈中元說盜來的是真印抛于潭中的也是真的用來的更是真的了馮淵說那不成

了三塊真印了麼沈中元說你知道甚麼雷英說到要分
晰明白沈中元說鄧爺盜來你拋在潭中就不許人家撈
出來嗎雷英說他們怎麼知道在潭中沈爺說鄧兄盜印
幾個人去的雷英說兩個人沈爺說回來了幾個雷英說
一個沈爺說那一個被捉又不是啞叭申虎的性分殺剛
他到不怕就怕人家拿住好合他一說有甚麼就告誦人
家甚麼雷英說就是告誦人家逆水潭鵝毛沈底也是撈
不上來沈爺道曾聞兵書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
不知被百戰百敗豈不聞上院衙能人甚多有個翻江鼠

蔣平治過水捕過蟾天子欽封水旱代刀四品護衛撈印
必是此人王爺說這印出水可不好賊官一恨必要專摺
本人都我孤大大的不便雷英說無妨一不作二不休今
晚派人前去將賊官殺死以除後患王爺說那位御弟愿
往鄧車說上院衙我是輕車熟路今夜晚小臣前往王爺
一聽大喜沈中元說鄧大哥一人前去勢孤小弟與大哥
巡風鄧車一聽更覺歡喜說沈賢弟前往大事準成焉知
沈中元沒安着好心皆因爲白五爺死在陣中以後王爺
的氣色一日不似一日沈中元與申虎又是個至親他拿

話套鄧車的實話才知道申虎被鄧車哄騙被捉只憾念
與申虎報仇今日逢着這個機會自己拿了鄧車投在大
人那裏求取大宋的功名勝似在王府早晚勢敗玉石俱
焚又與申虎報仇又是自己一條道路鄧車焉能猜得出
他的心思用晚飯時王爺與二位親身遞酒吃畢天交二
鼓之半各自更換衣巾鄧車換了夜行衣靠沈中元就是
自己原來的衣服背着條口袋鄧車問怎麼不換衣服呢
沈中元說殺人是你去砍下頭來我好背着鄧車歡喜說
是我時運來了聰明人都糊塗了他背腦袋人家不追便

罷倘若追來總是捉拿背腦袋的沈中元不換衣服來見
大人準是成心投大人來的若穿夜行衣怕大人反想別
了王爺二人出府到上院衙躡房進去見裡面並無動靜
沈爺想不好莫是大人無福了因何連看着大人的沒有
全睡了我先慎重慎重若殺了大人我還是保王爺與鄧
車上房聽屋中呼聲甚大裡面叫玉墨看茶來鄧車想大
人睡覺可待到幾更時候又是一個女人不如早早的下
手行事由窗外一看大人正坐主管一傍立定雙門未關亮
刀往裡一躍舉刀就砍大人往東屋一跑主管往西屋便

去一刀未砍着早有一人出來手持利刃前來交手鄧車方知不好一刀先把燈燭臺砍落在地上屋中一黑二人再交手殺在一處先生進屋中叫三爺不醒打也不醒先生着急咬了三爺大腿一下三爺才醒先生說有了刺客了三爺問在那裡先生說現在在外間屋中動手三爺問我的刀呢我的刀呢尋着了刀光着脚往外一踉脚踹在蠟上一滑險些摔倒大嚷道好刺客那裡走二爺看三爺出來兩個人拿賊不費事了別看三爺粗魯武藝甚好鄧車與二爺動手就不行又來了個穿山鼠如何行的了不如

買個破綻躡出房外三爺嚷好小子跑了至院內二爺追出院內動手三爺出來時鄧車躡上西廂房去了躍脊至後房坡出上院衙飛跑二爺隨後上房追出三爺上房脚心上有蠟油一滑由房上咕咚一聲吊下來了噹啷噹啷舒手丢刀立起身來將脚心的蠟油用手掘出在土地下踏了一蹭然後躡上房也就追出隨後趕來看看臨近嚷道二哥可別放走了這小子二爺回頭一看三爺追來再扭身細看鄧車踪跡全無嚇了一跳只見前邊有一片蓬蒿亂草二爺想刺客必然在內三爺來問二哥刺客哪二

爺說追至此間就不見了你看怪不怪我看必在亂草之中三爺說我進去找他二爺說且謾他在暗處咱們是明處進去就要吃虧三爺說怎麼樣二爺說等着天亮就瞧見他了三爺說咱們等着就聽西面樹林內有人說道鄧大哥鄧大哥破橋底下藏不住你二爺一看西邊果有一個破橋鄧車心裏說人家沒有瞧見我你何必嚷撒腿就跑二爺看見追下來了三爺在後也就追趕起來追去又不見了西南上有人叫鄧大哥鄧大哥那個坎後頭藏不住你二爺一瞧又追追來追去又不見了西南嚷鄧大哥

鄧大哥廟後頭藏不住你鄧車心內說人家沒瞧見我你替我擔甚麼心哎喲是了怪不得上回他問我申虎之事想起來了申虎與他係親這是與申虎報雠沈中元沈中元我若有三寸氣在不殺你是不爲人沈中元巡風本欲投大人又怕無福兩相猶豫有意保大人又想無有進身之功只可跟下來屢屢指告心中說鄧車也明白了你怎麼害申虎來着我怎麼害你這就叫臨崖勒馬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又嚷道鄧大哥鄧大哥小心人家拿那磚頭石子打你一句話把二爺提省自說當局者迷何用

石子現有袖箭回手把袖箭一裝只聽見啾啾一聲啾啾
撲咚鄧車中箭躺在地上扔手中刀二爺過去拔袖箭搭
乾髀擰腿四馬倒攢蹄捆將起來三爺說我拿那個說話
的去二爺說算了罷沒有說話的咱們還拿不住他呢對
面沈爺聽見他們拿了鄧車必然前來請我等了半晌並
無音信只得往對面問二位拿住刺客了二爺說拿住了
沈爺說二位貴姓二爺說姓韓單名章字人稱徹地鼠沈
爺問那位呢說姓徐我叫徐慶外號人稱穿山鼠開封府
站堂聽差欽嶺衛帶刀六品校尉穿山鼠徐三老爺就是

我沈中元指望他們回問連一個說話的也沒有沈爺無
奈說小可叫中元匪號人稱小諸葛我乃王爺府之人特
地前來洩機棄暗投明改邪歸正說了半天無人答言沈
爺明白了自己要是投大人這個功勞豈不是我的麼這
兩個人不肯引見怕我佔了他們的功勞一笑哈哈好
個五鼠義名不虛傳你們拿住刺客報功去罷咱們後會
有期三爺同着二爺正說往回抗刺客之事沈中元說
了好些個話他們全沒聽見正要搭刺客回衙忽然前邊來
些燈籠亮子油松照徹前來要問來者何意且聽下回分

解

小五義第十四回

樹林氣走巡風客

當堂哭死忠義人

且說徐韓二位拿住刺客正要回衙前面一派燈光看看
臨近原來是蔣四爺同大爺後夜坐更听裏面嚷喝的声音
音一同到後面來至庭房叫人点起灯火一腿將熾臺也
踹扁了東西兩屋內一看一張桌子底下有一個人東屋
內是先生西屋內是玉墨將他們拉出來仍還是戰戰兢兢
的說他們追出刺客去了四爺叫大爺看着先生自己
出得衙外正遇打更之人又有下夜的官兵掌灯火追來

远远看見有人原來是三爺二爺問他們的緣故二爺就將有人洩機拿住刺客細述一遍蔣爺咳了一声說這個機會那裡去找那個說話的人那裡去了三爺說就在這對面樹林子裡蔣爺往樹林找了一遍氣呼呼的回來方才有我就沒有這個機會了三爺說不要緊咱們把鄧大哥搭回去四爺問那個鄧大哥三爺說就是這個蔣爺低頭細細一看說原來是他搭回去官人過來抬回衙署蔣爺說抬在我屋內去蔣爺跟將進去叫官人外邊伺候蔣爺把鄧車的頭往上一搬說鄧寨主你可識認于我鄧車

說不識認蔣爺說你是貴人多忘事可記得在鄧家堡我去拿花蝴蝶時與你相過面你可記得鄧車說哎可相過面是個老道蔣爺說我學一声你就想起來了無量佛鄧車說對對對你還了俗了四爺說我不是還俗我當初爲拿花蝴蝶巧扮私行你不認我我姓蔣名平字是澤長小的外號翻江鼠鄧車說印是你撈出來的四老爺你救我罷蔣爺說知恩不報非爲君子當出花蝴蝶殺我沒有你我早死多時了我先給你敷点止疼散說畢轉身取來給鄧車敷在傷處果然不疼了又把他的腿撒開就挪着二臂

說你降了我們大人立点功勞做官準比我的官大連我還是護衛呢鄧車一听甚喜非常說只怕大人忌恨我前來行刺我就得死蔣爺說無妨有我替你說話你就說他事你可得說鄧車說那是自然王府之事我是盡知蔣爺說我可不給你解柳等着大人親解豈不體面鄧車點頭蔣爺說你先在此等候我去回稟大人蔣爺出來告誦外面官人仍是在此看守到後面大人早下樓在庭房坐定蔣爺就將拿住刺客話回稟一遍大人吩咐將刺客代來

本院親身審問蔣爺出來正遇見展爺抱着印匣也來在夫人跟前听差蔣爺歸自己屋中代鄧車听審剛走在院內就遇見徐三爺也要听大人審事蔣爺知道叫他听去不好就說道你這個樣兒你也不看看成甚麼體統大人是欽差官你這麼光着腳短衣裳也不代帽子像甚麼官事穿代去罷三爺果然走了四爺代着刺客進屋中叫官人把午門攬住莫教三老爺進來蔣爺把刺客代到桌前跪下大人說下面可是刺客刺客說罪民是鄧車大人說抬起頭來鄧車說有罪不敢抬頭大人說赦你無罪鄧車

抬頭一看叫蔣老爺這不是大人四爺說怎麼鄧車說我方才看見大人不是這個模樣四爺說你方才瞧的那位大人就是旁邊站的那位刺客說這是甚麼緣故蔣爺說算計你們今天前來故此安下招刺客人那位是先生這位才是大人呢大人一看刺客戴一頂馬尾透風巾絹帕擰頭穿一身夜行褲袄靴鞋面賽油粉粗眉大眼半部剛鬚凶惡之甚大人問道鄧車本院可有甚麼不到之處鄧車說大人乃大大忠臣焉有不到之處罪民久住王府深知王府的來慮今夜前來不爲傷害大人情愿棄暗投明

改邪歸正大人恩施格外小人愿效犬馬之勞大人問王府之事你可知曉四爺在旁說問你王府之事你可說罷鄧車道說說說大人問道白護衛之事你可知曉鄧車說更知曉了就皆因追大人印墜落天宮網吊在盆底坑被十八扇銅網罩在當中一百弓弩手亂弩齊發大人站起來扶着桌子問道亂弩齊發五老爺怎樣你你你快些說來蔣爺暗地與鄧車擺手鄧車錯會了意說我說我全說一陣弩箭把五老爺射成大刺蝟一般可嘆他老人家那個歲數爲國忘身底下的話未曾說完大人哎喲咕咚

咕咚咕咚一句話躺下了三個大人盧方韓二義一聞此言三個人一齊都死過去了鄧車一怔蔣爺真急了說你這個人真糊塗我這裏直擺手使眼色你老不明白你看這可好了死過去了三口鄧車說你叫我王府事說出問甚麼說甚麼蔣爺說罷先向我屋中等我去罷叫官人帶鄧車送在四老爺屋中去復反將大爺二爺攙起大人那裏早有人把大人喚醒過來了大人放聲大哭數數落落的淨哭五弟大爺二爺大放悲聲也是哭起五弟來了蔣爺一瞧真熱惱趕緊攙將出去說人死不能復生咱

們應勸解着大人纔是怎麼咱們哭的比大人還慟大爺說誰像你是鉄打的心腸蔣爺說淨哭要哭得活五弟哭死我都愿意就怕哭不活大爺說你勸大人去罷蔣爺說別哭了咱們大家想主意與五弟報仇纔是正理蔣爺進屋中口稱大人到如今五弟事也就隱瞞不住了五弟是早死了大人可得想開些大人要有舛錯我們大眾甚麼事也就不能辦了若有大人在我們大眾打听銅網陣甚麼人擺的五弟的屍骨在甚麼地方去盜五弟的尸骨拿擺陣的人活活祭靈捉王爺大人入都覆命這叫三全齊

美又尽了忠又全了義那時節無事時我與大人說句私語咱們全與五弟是拜兄弟磕頭時不是說過不愿同生情愿同死完了事咱們全是搭襖吊大人請想如何大人被蔣爺說了幾句話反覺甚喜說護衛言之有理我是文官與五弟報仇全在你們眾人身上蔣爺說虧了我三哥未來他若聽見他是非上銅網那裏去不可焉知曉三爺穿了箭袖袍登了靴子戴了帽子帶子沒有繫好也沒有帶刀往外就跑到窗外有許多官人擠住自己就在窗外撕了個窟窿往裏一看正是鄧車說到爲國忘身那句話

大家都死了三爺納悶說五弟死了他死了我也不活看了我向誰打听打听才好哎喲他們誰也不肯告誦我有我去問鄧大哥去又見官人擁護着鄧車上四爺屋內去了自己也來到四爺屋中把官人喝將出去到屋中把兩個小童兒也喝出去你們若在外面听着把你們腦袋擰下把人全都喝退三爺這才坐在鄧車一旁說鄧大哥你好啊三爺打算刺客姓鄧名叫大哥他錯會了意鄧車打算是稱呼他呢鄧車說好二人就一問一搭的說三爺說你才說是五老爺死了鄧車道是五老爺死了三爺說

鄧大哥你知道是怎麼死的鄧車說弔在銅網內亂弩攢身尙且沒死我接過弩匣一下兒就死了三爺說鄧大哥你好本勢鄧車說本不錯三爺說五老爺埋在那裏了鄧車說火化尸身裝在古磁碑子內送在君山後身地名五接松盤龍嶺三爺說狠好鄧車見三爺滿屋中亂轉不知我甚麼物件問道你找甚麼那三爺說找刀鄧車說何用三爺說殺你鄧車打算取笑焉知三老爺真是找刀可巧四爺屋內沒有刀三爺要上自己屋中拿刀又怕有人來了不好辦事不由氣往上一冲有了把腦袋掙下來罷往

上一撲將鄧車按到一捏脖子一手就掙鄧車仰面柵着二臂躺在坑上不能動轉又不能嚷瞪着二目看着徐慶三爺掙了多時掙不下來皆因鄧車也是一身的工夫再說脖子又粗如何掙的動三爺大怒嚷道你還瞪着我哪有了把眼睛挖出來便了只聽見噓的一声三爺二指尖挑定兩個血淋淋的一對眼珠子墮下坑來鄧車哎喲疼痛難忍咕咚一声摔于地下滿地亂滾眼是心之苗焉有不疼的道理若問鄧車的生死且听下回分解

所
圖
書
印

